

口述建德——本栏目由建德市委党史办与《钱江晚报·建德生活》共同举办

红色七月：听老前辈讲革命的故事

陈果 程永成

建德抗日自卫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之一，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了残酷的浙赣战役，金华、兰溪相继沦陷，建德、寿昌两县经常有小股日军侵犯。在此情形下，建德县委积极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斗争，组建了一支以共产党员陈一文（陈流）、潘力行（茂坤）、蔡惠荣、朱增球等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并以“国民军英勇部队”为番号，在江东地区（兰江、富春江东南岸）打击日寇。从初期的60余人，到解放战争的100余人，为国捐躯20余人，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七月一日，我们怀着的一颗敬仰的心来到梅城镇洋程村，走进刚刚开馆的建德抗日自卫队纪念馆，走近两位90多岁高龄的自卫队员，了解他们的故事中。



陈步伦：追随父亲的脚步，圆梦父亲的心愿

现年91岁的陈步伦出生于洋尾乡洋尾村（今梅城镇滨江村）。他的父亲陈一文是建德抗日自卫队组建者之一，母亲蔡玉香跟随父亲做情报工作。1943年，16岁的陈步伦听从了父亲的召唤，离开杭州中学，跟随着父亲的抗日步伐来到义乌。正月初二，随队长等三人执行任务，化装成拜年的亲戚，穿过日军封锁线，越过浙赣线，不幸被汉奸告密，被国民党部队抓捕，先后被送往义乌、永康、丽水、上饶集中营和福建等地关押。在近2年的关押中，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还曾染患伤寒，差点命丧狱中。直到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后，陈步伦才被释放。在狱友陪同下回到洋尾埠，他想回到自卫队，却得知父亲所在的部队已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一部队第三旅八团，于1个月前已经北撤。

他留在了家乡，经父亲朋友的介绍去了兰溪法院当了“公丁”，做打杂的事情。1949

年，杭州、建德解放，陈步伦来到了浙江省委组织部，3个月的干校学习后被派往上虞县担任团县委宣传部长，之后又入华东团校学习，在那里，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他被派往省体委工作，直到离休。

陈步伦说，他的一生受父亲影响很深。1996年，91岁父亲弥留之际对他说：“是我鼓励那些乡亲们参加革命，他们中有30位为了革命理想客死异乡，他们是无名英雄。我想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用来纪念这30位牺牲的烈士。这样对他们的家属也算有个交代，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后人。”那一刻起，陈步伦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完成父亲的愿望。1999年5月，这座由陈步伦发起的，自筹资金，政府主办的纪念碑终于在当时的洋尾乡洋尾村建成。它凝聚着陈一文、陈步伦父子两代人和许多战友的心愿和心血。从那天起，陈步伦就在纪念碑旁边住了，一个人，一辈子，守着一座碑。



潘三友：保卫家乡大本营，清剿土匪稳人心

潘三友1924年出生于建德县洋尾埠。他18岁参加抗日自卫队，经常和陈步伦的母亲蔡玉香、童小姣（童祖凯的姐姐）等人做侦查情报和宣传工作。有一次，日军汽船从兰溪沿江而下，来到洋尾埠停靠。几名日军上了岸。潘三友等立即向自卫队报告，击毙日军，缴获武器和物资，将汽船沉入江中。

1949年5月，潘三友来到杭州，经五十三师谭震林引荐，先后去过园林管理、邮政通信等部门，因没有文化，怕做不好。当时家乡刚刚解放，土匪猖獗，地方政府还没有建立起来，他就放弃了大城市工作向组织请缨回到家乡，开始了他的剿匪生涯。

建德的土匪主要是徐国辉的国民党军残兵败将和地方民团武装队伍。盘踞在洋尾大雾山，土匪凭借大山地势险要，负隅顽抗。县政府组织剿匪，县中队和民兵大队无法进剿，一旦交火伤亡很大。县政府组织想派一

人前去说服。这个人不仅需要有胆量，更需要口才，而且必须了解当地情况。潘三友自告奋勇带头请战，最终成功劝降土匪中队长方桂生，说服他带着队伍向政府投降。

剿匪结束后，组织派他去参加土改工作培训。回县后先后参加过杨村桥、三都、乾潭、麻车和兰溪五个地方的土改工作。他带工作组去麻车，进村时遇见六七十位乡亲跪在他们面前。一了解，原来，前天村里农会主任、民兵队长和农会干部四人被逮捕，将面临枪毙。他一听，问题严重。马上劝退群众，把工作组同志分散到农户家去了解情况。原来，邻村一个农会主任被五花大绑吊在树上，被人救下，说是这里四个干部谋害的。经过细致调查，这个所谓的受害者其实是漏网的土匪头目，逃回村里竞选农会主任，村里人不知底细，看他有点文化，做事有魄力，就把他选上了。他自导自演了一出“苦肉，离间，借



刀杀人”的阴险戏。潘三友带人连夜奔赴县城，深夜敲开在法院工作的老家家门。组织明辨是非后，为被冤枉的村干部洗冤复职，将混进革命队伍，罪大恶极的土匪头目就地枪决。此事匡扶正义，大快人心，土改工作势如破竹，圆满完成。

纪念碑何去何从？成了两位古稀老人的最大心事

如今，只要走进梅城镇滨江村，远远就能看见一座革命纪念碑的身影，它俨然已成为村里乃至镇里的一个标志。这座革命烈士纪念碑高近10米，占地面积约1亩，这1亩地都是陈步伦为造纪念碑自掏腰包买来的，他已经和子女约法三章，纪念碑及周边的土地绝不改作它用，他说他要把革命烈士舍身为国的精神世代传承下去，让大家都记住这些无名英雄。

陈步伦放着杭州城里舒适的高楼不住，就这样住在纪念碑旁边，守着这座纪念碑，几十年如一日做着重复的事情，打扫纪念碑、修葺纪念碑、在纪念碑周围种上各种各样的树……和他一样默默守护着这座纪念碑还有潘三友。每年冬至、清明，村民们都会自发地来祭扫。当地学校也会组织学生前来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和鲜花，村里乡里新兵入伍前都要先来缅怀革命烈

士，还有不少老干部的党员活动也选择这里，这里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随着两位老人的年事愈高，纪念碑管理问题已经成了他们夜不能寐的心事。老人百年之后，谁来接管？如今纪念碑顶部破损严重已经超出了陈步伦能力范围，相关部门能不能来安排修葺？采访之余，两位老人借助媒体表达了这样一个心愿。